

遍地罌粟

张欣



遍地粟

作者: 张 欣

责任编辑: 水 舟

责任校对: 祁 斌 李超英

装帧设计: 马 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63千

印张: 8 插页: 2

版次: 1990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56-6/I·355

定价: 3.15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革命老干部夏田无端蒙上耻辱，被人诬陷进了监狱之后，其子女们深刻地领略了破落户的万般滋味。无论是个性坚强的夏媛蓓、还是意志消沉的夏炎蓓，在事业与爱情诸方面无一不受到极大的挫折，心灵更是罩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和深层的思考，揭示了“丑陋的罪恶的东西其实全部包裹在那些坚实的美的表皮里”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发人深思。

—

透过公共汽车驾驶室高大明净的前挡玻璃，夏媛蓓看到的是被无数大小车轮和各式皮鞋、棉鞋、胶鞋、旅游鞋碾踏的黧黑、肮脏、还有些湿漉漉的街道。

冬天的上午，太阳显得格外娇弱，都已快升到正空，却没有丝毫的暖意和干燥。天气依旧很冷，媛蓓穿了那件她不常穿的深蓝色的羽绒大衣，甚至没有摘下口罩，依然感觉不到一点温热。

这样一身打扮，不管你是在商店、菜市场、小吃店里，或者公共汽车上，立刻就会化为汹涌的中国潮中的一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起眼得不能再不起眼。似乎夏天才能看到一点开放的色彩，眼下，满大街奔忙的是清一色的“南极考察队员”。

她一直站在车厢的最前面，脑中无物地看着司机程式化地发动，加速，刹车，换挡。

车上的人不算多，稀稀疏疏。大约还有半小时才进入下

班高峰，那样的场面，那样的体验使媛蓓目前很有些奢侈感。她记得他们都是直着嗓门嚷嚷：

“嘿，别挤了，再挤就成底片了！”

“你踩我脚了你！没觉着今天地面软乎啦！”

“干什么干什么，恶心！”

“谁恶心，全世界女的都长得你这瘪黄瓜样儿，还能有什么流氓呵！”

“你怎么回事呵你，总站到总站才买五分的票！你以为人多就能混过去？！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所以，她今天决心在下班前赶到大哥家。

汽车上的电喇叭开始报站了，售票员只要按一按开关，立刻就有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报下一站的站名、主要建筑物和公共场所的名称、换车的车号；然后教导大家先下后上、及时买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等，一按就是一串的周到服务。可无所事事的售票员照样铁青着一张脸。

消停了片刻，随着一阵黄土高坡那个方向的民俗乐曲，播音员突然改换了一种极富诱惑的语气：“春回大地风光好，请君来游沙川岛。沙川岛是我市新开发的旅游度假胜地，是踏青的绝好去处。这儿的游乐艇在专设的水道上奔驰滑行，浪花飞溅、险情四起、惊心动魄，它定会帮助你实现长江漂流的奇异梦想……”什么岛都不会给我带来奇异梦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座孤岛，岛上没有一片绿……夏媛蓓在心里疲惫不堪地想。

如今的广告已经无孔不入，现在的天气冷得还伸不直脖子，春天的广告词已经开始喋喋不休了。看看公共汽车的车

身上，画满了大瓶大瓶的“感冒清”和虎头牌手电筒东北虎的大特写；车里呢，甭管你摇摇晃晃觉得自己像一车土豆或者洋葱，还要强化你接受信息。这大概就是迷惘都市现代风格新口味吧，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就得叫你耳濡目染，反过来你在大马路上万般无奈地低声打听什么，有可能要交咨询费。

媛蓓开始漫无边际地瞎想，她不明白自己哪儿来的那么多怨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听什么都烦，情绪永远在心境的低温区。她原先可不是这样的，单纯、温和、羞怯，端坐时总是规规矩矩地并拢双膝，两手在膝上放好。谁都可以对她喊：媛蓓，帮我打饭，先垫上饭票。

她今年已经三十二岁了，如果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年龄，那么对于一个未婚女人来说则是一个可怕的年纪了。是的，你可以有苗条颀长的身体，可以有白净细嫩的皮肤，可以有一双迷迷濛濛富于韵味的眼睛，可以有一个体现你性格的嘴巴……但是毕竟岁月会给你留下你自己都难以察觉的痕迹，你会不知不觉地把眼光滑过那些俏丽的衣饰，诚心诚意地去羡慕二十二岁的女孩子，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青春难留的心态。总之，你再不会为着一次划船，一次爬山，一个聚会，一场野餐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了。三十二岁。

当然，这个年纪的女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驾驭思路，无论何时何地怎样瞎想也不会去轻易接触更深一层的情感。何况媛蓓很忙，每天为无数并不好办的事情奔波，像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日夜运转，即便是切断电源也不可能在这段时间

内停下来。她哪里有什么闲暇去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至少，她不想再增加鱼尾纹了。

“婷婷……”

身后大约近两米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女人低频率略带一点沙哑的嗓音，这声音媛蓓太熟悉了，她本能地侧头往那边迅速地扫了一眼，看见前任大嫂于抗美正牵着女儿婷婷的手，欲问什么又显然是寻找不到合适的词。

媛蓓知道是自己身上这件大众化的羽绒服以及遮去了半个脸的口罩，使小侄女没有一眼认出她来。婷婷是姑姑最忠实的崇拜者，在奶奶家，如果媛蓓带二哥的女儿姗姗睡了一个午觉，讲了一个故事，婷婷就会极不高兴，随处找茬儿发小脾气。

可是现在，媛蓓无论如何不可能转过身去，对着她们母女俩笑脸相迎，由于抗美跟大哥离婚的事，她不能原谅大嫂：他俩并非曲终人散，倒是因为其它一些媛蓓无法接受的原因而分道扬镳。所以她赶紧把头偏了回去，以一个正背对着她们。

显然是殊路同归，今天是星期六，按照“合约”，于抗美这是把婷婷交到大哥夏文蓓手上。每当今天，媛蓓必定会接到大哥的电话：“……能抽空来给婷婷做点好吃的吗？……咱们带她上哪儿去玩呢？”大哥真能笨到这个份儿上，除了会下面条就是会下面条，他在军队某部供职，做家务的功能随着晋升科长、处长的过程而日益退化，以至于一进厨房就显得束手无策。然而他爱孩子，那种令人担忧的溺爱，使婷婷越发地偏执和任性。

这时，媛蓓听见于抗美吞吞吐吐地问：

“婷婷……上个礼拜天你回去看爷爷，爷爷还对你好吗？”

“好呵。”婷婷连想都不想地说。

“爷爷还对你笑吗？”

“笑呵。”

“奶奶还抱你亲你吗？”

“奶奶一直抱着我，还叫姗姗把大的苹果让给我。”婷婷的语气里充满着受宠后的得意洋洋。

其实婷婷比姗姗大一岁，但是她们都上三年级。二哥炎蓓的女儿姗姗十分聪明，不但上学早，功课也是全班第一，这让婷婷很不服气。

老人总是把父母离异后的孩子看得很重，很可怜。媛蓓那天也在家，看着爸爸妈妈婷婷长婷婷短的，生怕她化了似地围着她团团转。无形中姗姗受冷落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只小苹果，苍白的脸上瞪着一双大眼睛定定地凝视着婷婷。

媛蓓悄悄走过去，把姗姗揽在怀里，二嫂石薇正在厨房给大伙做饭。媛蓓亲了亲姗姗，眼尖的婷婷立刻拨开奶奶走过来叫姑姑给她讲故事，除了石薇，她不希望任何人属于姗姗。

于抗美以为，因为她的缘故，老人会把余恨迁怒于婷婷，这怎么可能呢？除非自己也老了，否则谁又能理解老人那颗千慈百爱、竭力释放出每一点一滴热能的心呢！

身后的那一对母女不再做声了。媛蓓知道，于抗美是了

解大哥的，并且深信婷婷在大哥心目中的位置，她完全可以放心地在孩子面前不提文蓓。

公共汽车从容不迫地行驶着。

也许正因为于抗美的明了和温情，才使大哥至今仍钟情于她？他们俩的反差是多么大呵，夏媛蓓这时真想扭过头去，正正经经地端详于抗美一眼，在她的记忆中，于抗美实在是缺乏姿色：中等个儿；偏瘦，带棱带角的身架一点不圆浑；单眼皮；嘴型较宽，嘴角微微下塌；除此之外还配上高高的颧骨和浅黑色的皮肤，基本上属于惨不忍睹了，何至于叫一米八三，魁伟强健、相貌英俊的大哥拿得起放不下呢？

哪怕是烧鱼或者炒芹菜，大哥也要在旁边指导说：“抗美说炸鱼以前要用生姜擦擦锅。”“抗美说芹菜要在热水里过一下再炒，去生气。”

抗美说抗美说抗美说。直到媛蓓不得不瞪起杏眼，文蓓才悻悻地说：“那我先出去了，要不要关上厨房门，抗美说油烟会把蚊帐熏黄的。”

她真想好好地看看这个女人的魅力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

突然，于抗美问：“婷婷，姑姑还喜欢你吗？”

沉默了一会儿，婷婷才说：“喜欢。”

“那为什么你要想一会儿才说喜欢？”

又是半晌，婷婷才说，“因为姑姑也喜欢姗姗。”

“那有什么不好，姗姗也是她的侄女呵。”于抗美的声音平和并且耐心。

“我才不跟姗姗一样呢，她管姑姑叫姑姑，我就管姑姑

叫亲姑姑。”婷婷傲慢地说。

……到站了，夏媛蓓故意停了片刻，估计身后的母女俩已经下了车，才跟在其他乘客身后下车，然后尽可能不环顾左右地径直朝路边的副食品商店走去。一方面，她的确要给婷婷买点好吃的，大哥在电话里说他因为生了两天病，家里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媛蓓实在不愿意撞上那一幕令人尴尬的交接仪式。

当媛蓓提着大包小包正准备腾出手来敲门时，大哥家的门霍地拉开，婷婷满脸是泪地背着她的小书包冲出单元门，一颠儿一颠儿地向楼梯跑去。不等媛蓓反应过来，只见大哥满脸涨得通红，跑出来抱起又踢又蹬的婷婷，把她拖回屋里，又把她身上双背带的小书包扯下来扔到大床里面去。

婷婷一边哭着一边爬上床去拿她的小书包。

媛蓓进了屋，把东西放在地上，关好门，背靠在大门上，见大哥正叉着腰呼呼地直喘粗气，忙问道：

“怎么回事？”

这时候婷婷已经背好了书包，冲到媛蓓跟前，仍旧要拉门。

文蓓气急败坏地说：“她刚来一会儿，我就说了一句，这回期中考试，姗姗的自然课免考，因为姗姗参加了电视台一个关于自然知识方面的智力竞赛，得了二等奖，你应该向她学习……”

婷婷这时扭过头来，像头小狮子那样冲着文蓓喊：

“二等奖有什么了不起？！免试有什么了不起？！姗姗

上的不是重点学校，可我上的是重点学校！你知道不知道在重点学校要免试一门课那是很难很难的！一定要省里或中央的智力测验得奖才行！姗姗只是在少年宫组织的竞赛里得了一个奖，只不过电视转播了一下，她们学校又不是重点学校，所以就随随便便地免试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文蓓说：“既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婷婷本来就觉得自己刚才说来说去的车轱辘话没有讲清楚问题的实质，文蓓的话只能进一步激怒她：

“我发火是因为你气我，你一点都不喜欢我！看不到我的优点只看到别人的优点，你把我接回来就是为了气我，嘲笑我，说姗姗好，说我不好！”

文蓓也急了：“婷婷！你不能这样乱说！”

“我没乱说！你就是不喜欢我，我找妈妈去——”

这是婷婷手里的核武器，什么时候拿出来，文蓓都会张口结舌，头重脚轻，满脑门的动脉静脉一起扩张，脸涨得发紫，心脏突突突地直跳。

一直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媛蓓这时帮婷婷拉开大门，平静地说：“婷婷，既然你觉得爸爸不喜欢你，那你就走吧，永远也不要来看爸爸和姑姑。”

媛蓓说完，提起地上的大包小包到厨房去了，不再理会怒目而视的父女二人。

到底只是个孩子，婷婷这时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一边停止了哭喊，一边掂量着姑姑冷冰冰的话，面对着大开的房门，她不愿意再向前跨进一步，只能一上一下地喘着小胸脯。猛然，她车转身子冲到厨房门口，对着媛蓓忙碌的后背

万般委曲地哇地一声哭出来：

“姑姑呵，我的亲姑姑……”

媛蓓这才揽了一把毛巾，慢慢走过来，轻轻拿掉婷婷背上的小书包，一边用毛巾给她擦脸一边说：

“你怎么能说爸爸不喜欢你呢？他生了两天病，现在还没好，就叫姑姑大老远地跑来给你做好吃的。明天还要带你去公园，你怎么可以这样伤爸爸的心呢？”

婷婷这才止住哭，窄窄的小肩膀还一抽一抽的，但是显然她正在倾听着媛蓓的话。

“你有你的优点，姗姗有姗姗的优点，你们谁也不能代替谁，你聪明，接受能力强。姗姗呢，反应快，记忆力特别好，所以才能在智力竞赛中得奖，你要向她学习，可是她也要向你学习，因为你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你的数学要比她好……”

婷婷仰着小脸，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姑姑，并且还微微地点着头。媛蓓这时候用余光发现大哥站在不远的地方，傻愣愣地看着她们，也在不知不觉地点头，并对她露出了惊喜、赞许和佩服的目光。于是，媛蓓更显得像个教育家那样稳重地说：“好了，婷婷，来看看姑姑都给你买了些什么好吃的。”

媛蓓拉着婷婷的手，带她到桌子跟前，一包一包地把东西打开，还用手捏了一块素什锦中的豆腐泡塞到婷婷嘴里，婷婷笑了。

孩子也是有虚荣心的。婷婷觉得自己的姑姑又漂亮又体面，花钱尤其大方，无论走到哪里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在

街上，总会有不少人多看姑姑几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婷婷有时觉得宁肯失掉爸爸，也决不愿意失掉姑姑。

婷婷心平气顺地做作业去了。夏媛蓓才觉得的确有些累，她进屋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呢。她来到厅里，一屁股坐在一个木扶手的旧沙发上。

偌大的一套三房一厅几乎是空空荡荡的，就连媛蓓坐着的这套旧沙发，还是文蓓过去的老处长觉得他家实在太空叫通讯员把这套办公室不要的旧沙发搬到这儿来充数的。沙发是俄式的，体态宽大，扶手的油漆早已经脱落干净，露出了暗黄色的木质，沙发面被不计其数的裤子磨得模糊一片，图案混浊，弹簧因失去了弹性直硌屁股。

媛蓓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来看大哥，正碰上于抗美的妈妈郎芬给她女儿要了辆解放牌大卡车，正指手划脚地指挥着一帮小伙子搬这搬那。这个女人牛高马大，虽说上了年纪却身体结实，黑脸盘上一脸横肉，眉梢和鼻翼始终负担着不可一世的傲慢。她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后来跟着丈夫进城享福的农村妇女，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拂去她身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土气，倒是增加了许多让人望而却步的优越感。他们是在一片咋咋呼呼的吵闹声中拉走了全部的电器和稍微像样一点的家具的。除了跟大哥一样袖手旁观，媛蓓也只能侧着身子给搬家具的人腾道儿，郎芬看都没看他们兄妹俩，倒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卡车神气活现地开走了。当她定下心来环顾着大哥空荡荡的家，一时间气得面色铁青，文蓓在一边低声地说：

“婷婷判给她了……所以……”

“所以你就叫她搬空了！还把两个存折都给了她！”媛蓓猛然间爆发了，幸亏带穿衣镜那个大立柜给抬走了，否则她或许会看到自己那副与平时的温文尔雅极不相称的泼妇骂街图。她不管，叉着腰冲着大哥火冒三丈：

“至少要留下一个电视！你一个人每晚守着一所空房子，会闷出病来的！……于抗美可真做得出！……你觉得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连争取一半财产的权力都低三下四地放弃，你窝囊！”

那时还没有这套俄式沙发，文蓓就坐在一张破靠背椅上，上面还打着隐隐绰绰的白油漆字，表示是部队的营具。大哥深埋着头，两只手插在乱发里。

媛蓓也无法解释当时她为什么会突然热泪盈眶，不看着大哥而望着天花板说：“家里现在是这个样子，爸爸妈妈的身体又不好，你既然这么大方，那就别废话，以后每个月给家里二十块钱！”

孝顺，孝顺难道就是一张甜蜜蜜的嘴，一双勤于奔波的脚？！对于生活上无能为力的老人，这是多么的不够呵，谁都知道，有时候一个铜板竟能憋死一条好汉！如今是商品社会，没有钱，还谈什么孝顺？！她夏媛蓓不过就是一个女儿，就是走得远远的顾不了家谁又能说个不字，可她，至少挑起了家庭一半的担子，大哥却把该得的一份随随便便地送人，他倒想得清高，做得潇洒！不但两手空空帮不了家里一点忙，父母还要反过来为他操心，他这不是在加重这副担子还能有其它什么解释？！为这事，她整整两个星期没理大哥。

但是最终，她还是得到大哥这个空空如也的家里来，为他做点什么。她深知大哥以前的道路过于平坦：当兵，入党，提干，嘉奖，干部子女中的优秀楷模，调往机关，不管有没有于抗美父亲的因素，反正他作为年轻干部，已经提升为某部装备处处长了。他的生活一直是那么正统、简单，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排遣烦恼，或许他过去就不曾有过什么烦恼。除了部队大院里面放电影，他几乎从未去过什么音乐茶座或者咖啡厅，更不用说那些形形色色的舞会了。不管怎么烦闷，他都不知道向何处去，或者有何处可去？刚刚离婚的那些晚上，他就端坐在空荡荡的可以随便打侧手翻的厅里，看一本根本就看不下去，反复看了十遍第十页第十行仍不知所云的《战争风云》。

她不管多么愤慨，还是拿出了部分储蓄，又叫大哥向人借了一点钱，在信托商店买了一部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她真的担心大哥的精神会在这一夜一夜的空洞和安静中一下子崩溃，要知道他生活的全部就是于抗美和婷婷。

“姑姑，我饿了……”

婷婷的喊声打断了媛蓓的思绪，她急忙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围上围裙，洗米、做饭、摘菜……就算大哥的性情古板一些，至少也应该学会做饭做菜吧，可他什么也不会，生活中的处长？抗美惯的？总之我决不找大哥这样的男人，媛蓓肯定地想。尽管他有一副宽大的骨架，一个笔直挺拔的鼻梁和两道黑若浓墨的剑眉，并且许多人都能在他的脸上分析出所谓官相，但是跟他在一起生活多累呵，不是每一个“高仓健”都是可以信赖的，他甚至经常需要妹妹来为他排忧解难

难。

厅里传来了大哥和婷婷嬉笑打闹的声音，媛蓓正好把刚刚炒熟的香味诱人的新鲜墨鱼肉盛进一个白瓷盘子里，爸爸也很爱吃这个菜。这时她突然想到，她其实今天更应该赶去医院一趟，因为药房是宋菲值班，她该给爸爸领一点药了，这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不能耽误。

晚饭横竖是吃不安生了，媛蓓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人活一世，要尽的义务委实太多了，谁也搞不清楚它将占自己全部生命的几分之几。

.....

二

“.....在美国，我每天就守着两个这么老大的油锅，喏，一边一个，我站在中间，炸春卷。这比洗盘子钱多，但是不好熬，烟熏火燎的，油星子蹦到手上就是一个白泡，鼻子也吃不住劲儿，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完了什么也不想吃，肚子饿但没食欲，尤其不能见油炸的东西。可美国人爱吃春卷，手舞足蹈，熏得晕头转向，哪见过这么实惠的东西呀，里面裹着一层一层的肉丁，豆芽，笋片.....还那么一煎，炸薯条是个屁。所以卖得飞快，还围着一圈人看，根本闲不下来，一天下来，膝盖骨不知道怎么打弯.....”

夏世蓓比手划脚，进行无实物表演，两边似有小孩澡盆那么大的俩油锅，自己站在中间熏得睁不开眼，示范性地炸，翻个儿，捞出来控油.....干得热火朝天。

他的听众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女朋友苏雁宁，一个小

鼻子小眼挺秀气但显得有些唯唯诺诺的姑娘。此时，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那两个“油锅”，样子痛苦，眼睛里噙着淡淡的泪光。

“你以为这么干完就回家睡觉了？开什么玩笑！看书，学习，我在一所美院专攻装潢设计，不好折腾，无数的资料要翻，还得应付考试，为了奖学金而当拚命三郎。我下了决心，如果我是第二名，那就是说，全班根本没有什么第一名！你猜我拿到文凭时是怎么想的？我一点都不兴奋，根本没有想到鲜花和香槟酒，我只是一个劲地发冷，后怕呀，我没有头昏脑胀的时候一头扎进油锅里真他妈的是万幸……”

雁宁一个劲地点头，表示对这一准确的感受十分理解，然后咬住红盈盈的嘴唇，比创业者本身还紧张几倍。

“……真正发迹是在这以后，我先在一个装潢公司干，没说的，绝对主力！赚了不少钱，我就开始脱离他们了，我自己干！我给人设计的办公室庄重而不失轻松，静谧但又十分紧凑；我给人设计的客厅完全是野外与室内的巧妙结合，说是室内可它有瀑布有棕榈，有五颜六色的鹅卵石，说是野外它却有一套八十年代绝对现代化的乳白色的家具，它们错落有致、款式一流，被绿色的青藤野蔓连接成一体；我给人设计的卧室，绝了，那没法用语言形容，和谐、舒适，使人一走进去觉得死在里面都值……不得了，一下子就被宣传出去了，电视台，报纸整个一个热情奔放，录像、登图片，我没花钱做过一个广告，有了他们就全有了……弄得美国的首富洛克菲勒家族呀，福特家族呵纷纷上门，叫我整幢房子